

古文觀止

十

卷十

梅聖俞詩集序〔一〕

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〔三〕，夫豈然哉？蓋世所傳詩者，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。凡士之蘊其所有〔三〕，而不得施於世者，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〔四〕，見蟲魚草木、風雲鳥獸之狀類，往往探其奇怪；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，其興於怨刺〔五〕，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〔六〕，而寫人情之難言。蓋愈窮則愈工。然則非詩之能窮人，殆窮者而後工也。

予友梅聖俞，少以蔭補爲吏〔七〕，累舉進士，輒抑於有司〔八〕，困於州縣，凡十餘年。年今五十〔九〕，猶從辟書〔一〇〕，爲人之佐。鬱其所蓄，不得奮見於事業。其家宛陵〔一一〕，幼習於詩，自爲童子，出語已驚其長老。既長，學乎六經仁義之說。其爲文章，簡古純粹，不求苟說於世〔一二〕，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。然時無賢愚〔一三〕，語詩者必求之聖俞；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，樂於詩而發之，故其平生所作，於詩尤多。世既知之矣，而未有薦於上者。昔王文康公嘗見而嘆曰〔一四〕：『二百
年無此作矣！』雖知之深，亦不果薦也〔一五〕。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，作爲雅頌以歌咏大宋之功
德〔一六〕，薦之清廟〔一七〕，而追商、周、魯《頌》之作者，豈不偉歟！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
者之詩，乃徒發於蟲魚物類、羈愁感嘆之言？世徒喜其工，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，可不惜哉！

聖俞詩既多，不自收拾。其妻之兄子謝景初〔二八〕，懼其多而易失也，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所作〔二九〕，次爲十卷〔三〇〕。予嘗嗜聖俞詩，而患不能盡得之，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〔三一〕，輒序而藏之。其後十五年，聖俞以疾卒於京師〔三二〕。余既哭而銘之〔三三〕，因索於其家，得其遺稿千餘篇，並舊所藏，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〔三四〕，爲一十五卷。嗚呼！吾於聖俞詩，論之詳矣〔三五〕，故不復云。

【注解】

〔一〕本文是歐陽脩爲梅聖俞詩集寫的序。梅聖俞即北宋著名詩人梅堯臣，是歐陽脩的知交好友。歐陽脩這篇序文對梅堯臣窮困的一生表示深切的痛惜和不平，對他的詩給予了很高的評價。本文明白曉暢，平易簡潔，舒紆婉轉，情深綿邈，較能體現歐陽脩散文的特點。

〔二〕達：顯達，得志。窮：政治境遇窘迫，不得志。

〔三〕蘊：蘊藏，懷抱。所有：這裏指才華、抱負。

〔四〕放：放縱，放浪。

〔五〕興於怨刺：產生怨恨、諷刺的念頭。

〔六〕羈（jī 基）臣：宦遊或貶謫在異鄉做官的人。

〔七〕蔭（yìn 印）：指子孫靠前輩的功勳而蒙受恩賜得官。梅堯臣因叔父梅詢而受蔭，出任河南主簿。

〔八〕輒：每每，總是。抑於有司：被主考官所壓制。有司，這裏指主考官。

〔九〕今：即，立刻。

〔一〇〕辟（*hī*）必：書：招聘文書。指應地方官的招聘，爲人幕僚。

〔一一〕宛陵：今安徽宣城。

〔一二〕說（*yuè* 月）：通『悅』，取悅。

〔一三〕無：無論。

〔一四〕王文康公：即王曙，字晦叔，河南人，謚號文康，宋仁宗時任宰相。

〔一五〕不果薦：終於沒有推薦。果，成爲事實。

〔一六〕雅頌：《詩經》中『雅』『頌』一類的作品。這裏指歌頌盛德宏業的詩作。

〔一七〕薦：奉獻。清廟：即宗廟。

〔一八〕謝景初：字師厚，富陽（今屬浙江）人。

〔一九〕吳興：今浙江湖州。梅堯臣曾先後居住於洛陽、吳興兩地。

〔二〇〕次：編。

〔二一〕遽（*jù* 聚）：立刻，頓時。類次：分類編次。

〔二二〕京師：指北宋都城汴梁，在今河南開封。

〔二三〕哭而銘之：歐陽脩有《梅聖俞墓誌銘》。銘，動詞，做墓誌銘。

〔二四〕掇（duō）多（其尤者）：選取其中最好的。掇，選取。

〔二五〕論之詳矣：歐陽脩在《書梅聖俞稿後》等文和《六一詩話》一中，對梅詩有較為詳盡的論述。

送楊真序〔一〕

予嘗有幽憂之疾〔二〕，退而閒居，不能治也。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〔三〕，受官聲數引〔四〕，久而樂之，不知其疾之在體也。夫琴之爲技小矣，及其至也，大者爲宮，細者爲羽〔五〕，操絃驟作，忽然變之。急者淒然以促，緩者舒然以和，如崩崖裂石，高山出泉，而風雨夜至也；如怨夫寡婦之嘆息〔六〕，雌雄雍雍之相鳴也〔七〕。其憂深思遠，則舜與文王、孔子之遺音也〔八〕；悲愁感憤，則伯奇孤子、屈原忠臣之所嘆也〔九〕。喜怒哀樂，動人必深。而純古淡泊，與夫堯、舜三代之言語、孔子之文章、《易》之憂患、《詩》之怨刺無以異〔一〇〕。其能聽之以耳，應之以手，取其和者，道其湮鬱〔一一〕，寫其幽思〔一二〕，則感人之際，亦有至者焉。

予友楊君，好學有文。累以進士舉，不得志。及從蔭調〔一三〕，爲尉於劍浦〔一四〕。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〔一五〕，是其心固有不平者。且少又多疾，而南方少醫藥，風俗飲食異宜。以多疾之體，有不平之心，居異宜之俗，其能鬱鬱以久乎？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，於琴亦將有得焉。故予作

琴說以贈其行，且邀道滋酌酒，進琴以爲別。

【注解】

〔一〕本文是歐陽脩爲朋友楊寘送行所寫的一篇贈序。楊寘懷才不遇，屢試不第，因爲恩蔭才獲得偏遠地方的一名縣尉官職，歐陽脩很理解他的處境與心情。所以當他將要去赴任的時候，歐陽脩送了他一把琴，並寫本文勸其以琴自隨，彈琴自娛，借琴來寄託情懷，排遣愁緒，以更好地面對人生逆境。

〔二〕幽憂：過度憂傷。

〔三〕孫道滋：作者的朋友，生平未詳。

〔四〕宮聲：我國古代爲五聲音階：宮、商、角、徵（*zhi* 紙）、羽。宮爲五聲第一。這裏泛指五聲，以代指音樂。引：樂曲體裁之一。這裏是琴曲的數量單位，相當於支、首。

〔五〕「大者」二句：宮是最低音，羽是最高音。宮聲宏大而低沉，羽聲尖細而高。

〔六〕怨夫：即曠夫，成年而沒有妻室的男子。

〔七〕雍雍：鳥和鳴聲。

〔八〕「舜與」二句：相傳舜彈五弦琴以歌《南風》，周文王作琴曲《拘幽操》，孔子曾作《龜山操》、《猗蘭操》等琴曲。

〔九〕伯奇：周宣王大臣尹吉甫的兒子，本來很孝順，由於後娘讒害，被尹吉甫驅逐出去。伯奇很傷心，彈

琴作《履霜操》，曲終，投河而死。

〔一〇〕《易》之憂患：《易·繫辭下》：『作易者，其有憂患乎！』《詩》之怨刺：《毛詩大序》：『亂世之音怨以怒』，『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』。

〔一一〕道：通『導』，疏導。湮（yīn 因）鬱：阻塞。

〔一二〕寫：通『瀉』，抒發。

〔一三〕蔭（yìn 印）：指子孫靠前輩的功勳而蒙受恩賜得官。

〔一四〕尉：官名，縣尉。劍浦：縣名，在今福建南平縣內。

〔一五〕區區：指卑微的官職。

五代史伶官傳序〔一〕

嗚呼，盛衰之理，雖曰天命，豈非人事哉〔三〕！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〔三〕，與其所以失之者，可以知之矣。

世言晉王之將終也〔四〕，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〔五〕：『梁，吾仇也〔六〕；燕王，吾所立〔七〕；契丹與吾約爲兄弟〔八〕，而皆背晉以歸梁。此三者，吾遺恨也。與爾三矢，爾其無忘乃父之志〔九〕！』

莊宗受而藏之於廟。其後用兵，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〔一〇〕，請其矢〔二〕，盛以錦囊，負而前

驅〔二二〕，及凱旋而納之。方其係燕父子以組〔二三〕，函梁君臣之首〔二四〕，入於太廟，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，其意氣之盛，可謂壯哉！及仇讎已滅〔二五〕，天下已定，一夫夜呼，亂者四應〔二六〕，倉皇東出〔二七〕，未及見賊，而士卒離散，君臣相顧，不知所歸，至於誓天斷髮，泣下沾襟，何其衰也！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〔二八〕？

《書》曰：『滿招損，謙得益。』〔二九〕憂勞可以興國，逸豫可以亡身〔三〇〕，自然之理也。故方其盛也，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〔三一〕；及其衰也，數十伶人困之〔三二〕，而身死國滅〔三三〕，為天下笑。夫禍患常積於忽微〔三四〕，而智勇多困於所溺〔三五〕，豈獨伶人也哉！

【注解】

〔一〕本文是歐陽脩為《新五代史·伶官傳》作的序。文章總結了後唐莊宗李存勳得天下而後失天下的歷史教訓，闡明了國家盛衰取決於人事，即「憂勞可以興國，逸豫可以亡身」的道理，告誡北宋統治者力戒驕奢、防微杜漸、勵精圖治。伶官，封建時代稱演戲的人為伶，在宮廷中授有官職的伶人，叫做伶官。序，此指史書中類傳之首總論其人其事的文字。

〔二〕人事：為人之事，指人的主觀努力。

〔三〕原：推究，考察。莊宗：後唐開國之君李存勳，九二三—九二六年在位。因貪圖游樂，寵信伶官，終於覆滅。

〔四〕晉王：莊宗李存勖之父李克用。本是西突厥沙陀人，因出兵助唐朝鎮壓黃巢起義有功，受封爲晉王。

〔五〕矢：箭。

〔六〕梁：指後梁王朱溫。朱溫原來是黃巢部將，投降唐朝，賜名全忠，受封爲梁王。唐僖宗時，他設計謀殺李克用，李克用也屢次上表請求討伐他。從此，梁、晉之間戰爭不息，讎恨頗深。

〔七〕燕王：唐末，劉仁恭藉助李克用的力量佔據幽州，李克用推舉他爲盧龍節度使。後劉仁恭歸附梁朝，梁封他兒子劉守光爲燕王。這裏概指劉氏父子。

〔八〕『契丹』句：李克用和契丹首領耶律阿保機訂立盟約，結爲兄弟，希望共同舉兵攻打朱全忠。後來阿保機背盟，派人和朱全忠通好。

〔九〕其：副詞，表示祈使語氣，相當於『應當』『一定』。乃：你。

〔一〇〕從事：官名，泛指一般屬官。少牢：羊、猪各一頭。古代祭祀用牛、羊、猪各一頭叫『太牢』，用羊、猪各一頭叫『少牢』。牢：本來是養牲畜的圈，這裏指祭祀用的牲畜。告廟：天子或諸侯出巡、遇兵戎等重大事件而祭告祖廟。

〔一一〕請其矢：取出他父親（留下）的箭。『請』，與下文的『納』，都帶有表示恭敬的意味。

〔一二〕前驅：走在前面，開路的意思。

〔一三〕『方其』句：九一二年，李存勖派兵攻破幽州，俘獲劉仁恭及其家族；劉守光逃到滄州，仍被捕獲，

父子都被處死。方，正當。組，絲帶，這裏泛指繩索。

〔二四〕『函梁』句：九二三年，李存勖攻破後梁首都開封。朱溫之子梁末帝朱友貞和他的部將皇甫麟均自殺，李存勖得其首級而歸。函，木匣。這裏用作動詞，意思為用木匣裝着。

〔二五〕仇讎：讎人。

〔二六〕『一夫』二句：九二六年唐莊宗部下皇甫暉勾結黨羽作亂，擁立指揮使趙在禮為帥，攻入鄴都（今河南安陽）。而邢州（今河北邢臺）、滄州駐軍也相繼作亂。

〔二七〕倉皇東出：皇甫暉作亂以後，唐莊宗從洛陽往東走，到了萬勝鎮（今河南中牟境內），聽說李嗣源（李克用的養子，當時已叛變）已經佔據大梁（今河南開封）。唐莊宗神色沮喪，立刻下令把軍隊開回去。一路上士兵叛逃，最後剩下的諸將一百多人相對號泣，都截斷頭髮誓死以報。

〔二八〕抑：或者。本：推究。

〔二九〕『《書》曰』三句：見《尚書·大禹謨》，原作『滿招損，謙受益』。

〔二〇〕逸豫：安樂。指莊宗喜好音樂，寵愛伶人。

〔二一〕舉：全，所有的。

〔二二〕『數十』句：伶人郭從謙乘莊宗已處於眾叛親離的境地，起兵作亂。莊宗率兵抵禦，被亂箭射死。

〔二三〕國滅：莊宗死後，李嗣源（明宗）即位，群臣中有人主張自建國號，此事雖未實行，但是莊宗死後，

李克用嫡親子孫都被殺，也可以說是『國滅』。

〔二四〕忽微：微小的事。忽，一寸的十萬分之一。微，一寸的百萬分之一。

〔二五〕所溺：所喜愛的事物。

五代史宦者傳論〔一〕

自古宦者亂人之國，其源深於女禍〔三〕。女，色而已；宦者之害，非一端也。蓋其用事也近而習〔三〕，其爲心也專而忍。能以小善中人之意〔四〕，小信固人之心，使人主必信而親之。待其已信，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〔五〕。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〔六〕，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，不若起居飲食、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。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，則忠臣碩士日益疏，而人主之勢日益孤。勢孤，則懼禍之心日益切，而把持者日益牢。安危出其喜怒，禍患伏於帷闥〔七〕，則向之所謂可恃者〔八〕，乃所以爲患也。

患已深而覺之，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〔九〕，緩之則養禍而益深，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〔一〇〕。雖有聖智，不能與謀。謀之而不可爲，爲之而不可成，至其甚，則俱傷而兩敗。故其大者亡國，其次亡身，而使姦豪得藉以爲資而起，至挾其種類〔一二〕，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。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，非一世也。

夫爲人主者，非欲養禍於內，而疏忠臣碩士於外，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。夫女色之惑，不幸而不悟，而禍斯及矣。使其一悟，猝而去之可也（二三）。宦者之爲禍，雖欲悔悟，而勢有不得而去也，唐昭宗之事是已（二四）。故曰深於女禍者，謂此也。可不戒哉！

【注解】

〔一〕本文選自《新五代史·宦者傳》，題目爲後人所加。本文揭示了宦官對國家政權嚴重的危害性。

〔二〕女禍：古代把由寵倖女子或女主執政敗壞國事稱爲女禍。女人是禍水，這是夫權社會所形成的歷史偏見。

〔三〕近：接近皇帝。習：狎，親密。

〔四〕中（zhòng 衆）：合，迎合。

〔五〕把持：控制。

〔六〕碩士：賢能之士，學問淵博的人。

〔七〕帷闥（wēi tà）：比喻宮室之內，皇帝身邊。帷，帳幕。闥，宮中小門。

〔八〕向：以前。

〔九〕親近：這裏指整天在皇帝周圍的宦官。

〔一〇〕質：作抵押的人或物，這裏指人質。

〔一一〕抉(jué 絕)：挖出。種類：指全部宦官。

〔一二〕捽(zuó 昨)：揪，抓。

〔一三〕唐昭宗之事：指唐昭宗意圖抑制宦官勢力，結果反被宦官劉季述等幽禁，第二年才復位的事。唐昭宗，李曄，公元八八九年至九〇四年在位。

相州畫錦堂記〔一〕

仕宦而至將相，富貴而歸故鄉。此人情之所榮，而今昔之所同也。蓋士方窮時〔二〕，困厄閭里〔三〕，庸人孺子，皆得易而侮之〔四〕。若季子不禮於其嫂〔五〕，買臣見棄於其妻〔六〕。一旦高車駟馬〔七〕，旗旄導前〔八〕，而騎卒擁後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〔九〕，瞻望咨嗟〔一〇〕，而所謂庸夫愚婦者，奔走駭汗〔一一〕，羞愧俯伏，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。此一介之士〔一二〕，得志於當時，而意氣之盛，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〔一三〕。

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〔一四〕。公，相人也〔一五〕。世有令德〔一六〕，為時名卿。自公少時，已擢高科〔一七〕，登顯士〔一八〕。海內之士，聞下風而望餘光者〔一九〕，蓋亦有年矣〔二〇〕。所謂將相而富貴，皆公所宜素有，非如窮厄之人，僥倖得志於一時，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，以驚駭而夸耀之也。然則高牙大纛〔二一〕，不足為公榮；桓圭衮裳〔二二〕，不足為公貴。惟德被生民〔二三〕，而功施社

稷〔二四〕，勒之金石〔二五〕，播之聲詩〔二六〕，以耀後世而垂無窮，此公之志，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。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！

公在至和中〔二七〕，嘗以武康之節〔二八〕，來治於相，乃作畫錦之堂於後圃。既又刻詩於石，以遺相人〔二九〕。其言以快恩讎、矜名譽爲可薄〔三〇〕，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，而以爲戒。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，而其志豈易量哉！故能出入將相〔三一〕，勤勞王家，而夷險一節〔三二〕。至於臨大事，決大議，垂紳正笏〔三三〕，不動聲色，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〔三四〕，可謂社稷之臣矣〔三五〕。其豐功盛烈〔三六〕，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〔三七〕，乃邦家之光〔三八〕，非閭里之榮也。余雖不獲登公之堂，幸嘗竊誦公之詩，樂公之志有成，而喜爲天下道也。於是乎書。

【注解】

〔一〕本文是爲韓琦相州畫錦堂所作的記。韓琦（一〇〇八—一〇七五），字稚圭，相州安陽人。歷仕北宋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三朝，參與慶歷新政、抵禦西夏等，是傑出的政治家。本文讚揚了韓琦不以個人榮華富貴爲榮，志在建功立業，安邦定國的品德。

〔二〕士：當，正。窮：與『達』相對，舊指仕途不得意。

〔三〕困厄：困苦，苦難。閭（門驢）里：鄉里。

〔四〕易：輕視。侮：欺侮。

〔五〕季子：即蘇秦。據《戰國策·秦策一》記載，蘇秦遊說秦國失敗後回到家裏，嫂嫂不爲他做飯。

〔六〕買臣：即朱買臣，西漢人。據《漢書·朱買臣傳》記載，朱買臣家裏很窮，砍柴爲生，妻子不耐貧困，離婚另嫁。

〔七〕高車駟馬：指以四匹馬拉、車蓋高敞的車，爲古時顯貴者的車乘。

〔八〕旄（máo 毛）：竿頂用旄牛尾作爲裝飾的旗。

〔九〕駢肩：並肩。駢，並列。累迹：足迹重疊，形容人群擁擠。

〔一〇〕咨嗟：讚嘆。

〔一一〕駭汗：因惶恐害怕而出汗。

〔一二〕一介：一個。有輕視或自謙之意。

〔一三〕衣（yì 意）錦之榮：身穿錦綉衣服，比喻榮耀。衣，穿。

〔一四〕大丞相魏國公：指韓琦，字稚圭，北宋相州安陽（今屬河南）人。英宗時封魏國公。神宗即位後，任司徒，外出兼任相州、大名府等知府。

〔一五〕相：相州，在今河南安陽。

〔一六〕世有令德：世代積善德。令，善美。

〔一七〕擢（zhù 卓）：擢第，科舉考試登第。高科：科舉中的高等科目，如進士科。韓琦於天聖五年

〔一〇二七〕中進士，年僅二十歲。

〔一八〕顯士：顯赫的官職。

〔一九〕聞下風：聞風欽佩之意。下風，風向的下方，比喻下位。望餘光：求益之意。

〔二〇〕有年：多年。

〔二一〕高牙大纛（dào 到）：象牙羽毛裝飾的大旗，用在軍隊或儀仗隊中。牙，牙旗。纛，古代儀仗隊或軍隊的大旗。

〔二二〕桓圭：古代帝王、三公祭祀朝聘時所執玉器。袞裳：古代帝王及上公的禮服，繡有龍形。帝王之袞，龍首向上；上公之袞，龍首向下。

〔二三〕德被生民：把恩德施給人民。被，施加。

〔二四〕社稷：本指土神和穀神，用以象徵國家。

〔二五〕勒：雕刻。金石：金屬器物 and 石碑。

〔二六〕播：傳。聲詩：指樂歌。

〔二七〕至和：宋仁宗趙禎年號（一〇五四—一〇五六）。

〔二八〕武康之節：韓琦曾任武康軍節度使，兼并州知州，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。

〔二九〕遺（wèi 魏）：贈給，留給。